

<<半岛手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半岛手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4742865

10位ISBN编号：7504742864

出版时间：2012-9

出版时间：中国财富出版社

作者：盛文强

页数：204

字数：194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半岛手记>>

前言

铸一把鱼刀，切开半岛 我居住于成都，偶尔会抽暇去峨眉山小住几日，那里有一个“半山”度假区，冷杉高举岫之云，林间阳光赋予了景致以静谧气场，我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弹簧，在此恢复原状，我随周遭的事物运势逐步回到天时的轨迹当中。

“半山”一词显然化自半岛，胶东半岛是青年散文家盛文强的故乡，简称胶东，指山东省境内胶莱河以东地区，包括烟台、威海全部和青岛的东部，是山东半岛的主要部分，北面与辽东半岛隔渤海湾相望。

如果说“半山”为我提供了一个俯视过往踪迹的平台，那么，胶东半岛无疑为盛文强摊开了一块从事文学探险的飞地。

三年前，我应邀为西北一家文学杂志主持散文专栏，我读到了盛文强几篇写海写岛写渔事的文章，当时选发了两篇，现在看到这些篇什均属于《半岛手记》的内容。

这促使我在当期杂志推荐语里提出“细节是散文的斗拱”的立论。

散文中人谁都明白必须回到事物本身，通过语言细节还原生活。

问题在于，事物不是阳光下的花可以任意采摘；更在于摧花辣手太多，事物往往暧昧而使自己的特性匿于披光的轮廓之下；重要的还在于，文字对生活的还原就是最高美学吗？

其实，文字对生活施展的不仅仅是还原术、对微妙情感的传达，而是创造和命名。

这一文学建筑学的过程，首先是纸上还原，然后是还原基础上的命名。

不懂这一秩序的人渴望一蹴而就，他们往往自陷于辛苦建造起来的迷宫，言语道断，不但别人无法进来，而且自己也找不到出路。

当然了，仅仅讨论细节美学对《半岛手记》作者那渴望对半岛进行庖丁解牛式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。

我注意到盛文强在某次研讨会的发言《散文的遮蔽与突围》，他谈道：“长久以来，我们习惯了主流意识形态，多年的训练已经形成条件反射，看到文章，我们的全部思维都飞奔向冠冕堂皇的宏大意义，这是臣民式的条件反射，却不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做的。

除此之外，也有很多形态是合法的存在，但不为我们所知，故而它是被遮蔽的。

我们不知道的，并非不存在的。

有一次我谈到散文可以虚构，并因此和一位教育工作者产生了争论，按他的意思，散文必须写生活，记录真情实感，这不是他的想法，还是教育在作怪。

在我看来，这位教育工作者的话没有大错特错啊，问题是，他信奉的“眼见为实”视域之外，事物本就在那里，看不见就声称不存在的诚实者，其实与他们高声讨伐的唯心论已经处于同一战壕了。

情感是无法虚构的，由此下切或飞升的思考是无法虚构的。

通过细节的呈现，作者的情感与思考其实已经蕴于所有笔触与线条当中。

如果非要去“坐实”一个细节的现实对位，这不但显得有点儿笨，而且也在远离文学。

我们可以从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里看出小说家的众多笔法，可是谁会去质疑这其中的虚构成分呢？真要这样做的人，就是胶柱鼓瑟。

在纸上还原胶东半岛的情景方面，我认为《半岛手记》做得较为出彩。

陈嘉映先生在《事物?事实?论证》一文里指出，我们并不生活于一个事实世界，而是活在一个事情的世界。

事实是事情的切片，是对事情的锤打和摊开，最终，事物、事实会构成对事情的“呈堂证供”。

就是说，事情尽管神秘诡谲，但从来就不是“皇帝的新衣”。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在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，也许就映射了这样的关系——历史的轨迹是一种注重影响的呼啸而至的宏大叙事，畛域立显；而个人的踪迹不过记录的是一己的荣辱沉浮。

踪迹固然已经覆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，但总还有一些残剩于宏旨无心涉足的冷僻地隅，这就成为了作者打捞个体踪迹、盘活一个断代史的采掘区。

我们需要注意《半岛手记》跨学科的“打通”式努力。

盛文强在《半岛手记》后记里承认：“我的散文写作越来越倾向于‘一个主题就是一本书’的方

<<半岛手记>>

式，所以《半岛手记》一开始就是按照完整的格局来写，在半岛的地质横断面做深度开掘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结集。

”如果我们把半岛分为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两个空间，那么盛文强其实就是一个追随祖先踪迹的文学侦探，他迂回穿插，稗史、笔记、古迹、传说、家史等均成为了他破案的分析材料，文中有不少淋漓的描绘：“当我的船浮在海上时，先人在水底仰头望着我的船底，他的目光穿越了层层鱼群。

阳光照透水底，不时有鱼影在他脸上闪过。

我的心头一阵微温，从此再也不看老天脸色。

”以我的经历而言，本书如果说不足之处，还是在于对往事文学钩稽之余的思考、史识稍显弱力，毕竟一个跨文体的丰满文本需要的，还有更多。

咸康二年（公元336年），范逸死后，仆从范文上位。

范文的奇特经历来源于一次山涧中的放牛细节。

他捉到两条鲤鱼，鱼却变成了两块玄铁，他用铁铸成了两把刀。

刀铸成，他对着大石嶂诵念咒语：“鲤鱼变化，冶成双刀，假若能砍破石嶂，便有神灵。

”他上前挥刀，石嶂分崩析离。

范文知道是神刀，这便是典故“鱼刀”的来历。

我曾经说过，“盛文强是一条在半岛上漫步的鱼精，他总是苦思着桑田之前的沧海波浪，并秘密营造着自己的反叛巢穴。

”现在看来，沉默的盛文强是在铸刀，他不解牛，他剖鱼，还要切开半岛，由此洞悉被黑暗遮蔽的自由写作和写作自由。

蒋蓝 2012年5月于成都

<<半岛手记>>

内容概要

后记

尚塔尔·托马在《被遮蔽的痛苦》中说：“当他的家族史上溯到蒙昧时代，当他的名字引起的共鸣，神秘到一个具体的主题不能单独担当时，该如何来讲述他的家族史？”

由此我忽然想到，《半岛手记》的写作就是面对家族史的写作，这样的写作是艰难的道路。

家族史直溯洪荒年代的遥远记忆，

东夷部族的渔猎精神高蹈着异乎寻常的激越之美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，自觉规避了狭隘的自说自话与炫耀，成长的阵痛与自我身份的指认在家族史面前坦陈，不断的出走与归来更促成了这种对话的螺旋式增长，而增长的过程，便可看做是以海洋题材为外壳的数学模型的不间断浇铸过程，为了寻找理想中的写作，我倾注了十年心血。

从一开始，《半岛手记》的写作就与实在的地域或时髦的行走划清了界限。

“半岛”这个模糊的名词赫然出现，逃离了地理学及行政区划上的既定序列，只因半岛是这样一种存在：它溢出了常识与教条的钵盂，遍地横流，不以概念的模式存在，当行则行，当止则止，所以无须正其名，也无须更多解释，但凡追问半岛在何地者，或追问书中之事之真假者，皆是钵盂中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当遇到神秘事物时，大多数人的表现是惊异、怀疑，继而远离，更有甚者，奋起攻击。

只有拥有特殊气质的人才会将这种无力

的疏离欲望转化为对自然、生命的广泛敬畏和尊崇，这样的人是我需要寻找的同类。

倘若事物都指向预设的标准答案，对写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极大的耻辱。

这些故事通常发生在月夜，或者正午，抑或是某一难以确定的特殊时

后记

刻，人和鱼忽然相遇，完全陌生的面孔在做着面对面的凝视，各自脸上的肌肉抖动都看得真切，这种陌生的凝视带来了长久的惊悸与沉默，在他们的周围环绕着足以淹没一切的海洋。

在《水底的先人》的结尾，我写到了一位几

百年前遇到海难的先人，他在民间传说中成为本地的海神。

这是几百年前的

事情了。

我作为他的后人，每当船到了海上时，总感到“先人在水底仰头望着我的船底，他的目光穿越了层层鱼群。

阳光照透水底，不时有鱼影在他脸

上闪过。

我的心头一阵微温，从此再也不看老天脸色。

”而在《李状元村》

里，李状元在海边吃过一只青螺，而当他赴京后，他的祖宅里冒出了无数的青螺壳。

第二天，院子里的槐树就枯死了，一个月后京城传来了李状元被贬

<<半岛手记>>

岭南的消息。

李状元和青螺是什么关系？

是纯粹的仇与复仇吗？

日趋破碎、

芜杂的当下语境或许会带来解读的最佳答案。

另外，我的散文写作越来越倾向于“一个主题就是一本书”的方式，所以《半岛手记》一开始就是按照完整的格局来写，在半岛的地质横断面做深度开掘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结集。

感谢中国财富出版社对拙作的厚爱，他们

对文学文本的尊重态度，是这个年代日渐稀有的宝贵品质。

是为后记。

盛文强

2012年5月

<<半岛手记>>

作者简介

1984年生于青岛，现居渤海之滨，某报副刊主编。

近年来奔走于黄海与渤海之间，业余致力于渔具史和鱼文化研究，著有《渔具列传》《海怪简史》等

。

<<半岛手记>>

书籍目录

卷一 | 浮在波涛上的祖先

卷二 | 和鱼交谈

卷三 | 出走与归来

卷四 | 渔事诗

卷五 | 半岛草木：被遮蔽的传奇

<<半岛手记>>

章节摘录

水底的先人 那天我一早就动身，在路上费尽周折，回到半岛时已经很晚了，暮色中我还是看到了那条白亮的小路——由海滩那边伸过来，擦着村子过去，一直通到山坡上。

山坡朝西北方向攀升，那里没有高大的乔木，地上长满了地龙草，许多年了，它们匍匐前进，枝蔓上垂下的气根又扎回到地里，逐渐做成了死结。

它们经常暗中发力，把人绊倒在地，阴险的枝蔓占领了整片高地，每当秋季到来，地龙草变得通体灰黑，映得山坡也是灰蒙蒙的，显得更加低沉了，同样灰黑的蚂蚱藏在草中，随时会撞到人。

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一只螳螂，也是灰色的，它站在蒿草的顶端，独自舞着大刀，四周空旷，它的武功也一定是寂寞的。

每到深秋时节，上山的小路愈发白亮起来，路边的地龙草被来往的鞋子踢折，露出未见阳光的雪色内瓤，给小路加上了星星点点的光晕，它们在绝望的荒野里猝然出现，常常让人不寒而栗，山坡沿着白色的路裂开，这是特殊的留白，正如空底的船。

确切地说，它连通了海滩和墓地，这分明是一个不安的隐喻。

早年间的半岛有渔歌唱道：“岭上土饽饽，一人来一个，有馅没有馅，别嫌没滋味。

”说的是那些远航的人在海上遇见了飓风，多半会葬身水底，难以找到尸体。

飓风抬起的巨浪有几十米高，浪头落下来能砸碎渔船，再好的水性也难以抵挡那浩无边际的、无法呼吸的绵密介质，一连串的惊呼和船板的噼啪爆裂之声过后，一切归于沉寂，只剩下风声和雨声。

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，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，建造墓地时，他们的家人找不到尸身，只能含着泪捧出几件他生前穿过的衣服下葬，做成衣冠冢，正所谓：“有馅没有馅，别嫌没滋味。

”坟头就堆在海边的山坡上，石碑的正面对着大海，人们盼着那个故去的人能够望见回家的路。

那支渔歌到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会唱了，本族中有位年近百岁的老曾祖母是唯一会唱这首歌的人了。

除夕之夜，在我们的怂恿下，她用没牙的皱嘴高声唱着这几句渔歌，那一刻，她的老态一扫而光。

正月里的天黑得快，我最小的堂弟拽开了灯，红眼的灯泡放射出混浊的红光，她穿着对襟福字大红袄，腰板拔得笔直，因为嘴里鼓着气，两腮上的皱纹骤然平复了，双颊也泛着红光，她或许在年轻时听丈夫唱过，或者是在她很小的时候，扎着小辫，坐在大人腿上，听大人们唱过，一连串的浊音从她喉咙里喷溅出来，简直难以想象，她以衰年之躯居然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气场，这是久远年代的绝响，我被歌声穿透，这是祖先们的声音，也是半岛人对死亡的巨大嘲弄与戏谑，在近乎癫狂的歌声里，生死攸关的选择变得无足轻重。

歌中的“土馒头”即坟茔，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座最有名的衣冠冢。

现在，我就站在这座衣冠冢的前面，许多年过去了，它丝毫没有改变。

当我再次来到墓前，墓碑的阴影在草地上拉得很长，它站立了几百年，渴望歇一歇的心迹在倒伏的阴影中表露无遗。

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墓，它雄踞墓地中心，基座是砌得齐整的青砖，刚下过雨，青砖上满是泥点子，再往上是一人多高的土包，经过几代人的培土加固，它已经成了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坟了。

坟前花岗石的墓碑纵向裂开了一道缝，填满了油腻光泽的浮土，碑顶生出了两三棵杂草，在风中摇曳。

碑的正面，逝者的名字经风雨剥蚀，大部分已经脱落，难以辨认，隐约看到一个“公”字，指尖一碰，哗啦掉下来一大片石头碎屑，时间过去了太久，几百年了，已经没有人能记得他的名字。

石碑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楷碑文，不知出自哪位乡贤手笔，大部分也是漫漶不清，我用手指试探着笔画，艰难地读出了这样的字句：“自公沉海十数载，族人每遇险，辄见公立波涛间，以手指浪，海波遂平？”斑驳的笔画到此戛然而止，再也续不上了。

想来后面的文字还有不少，可惜笔画已经落尽了。

遥想当初，这位乡贤受人之托，来写衣冠冢的碑文，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

那正是雨后初晴的天气，屋内乍觉明亮，他提着一管竹笔在素白夹宣上写下了铁划银钩，满纸都是毛笔落纸的声音，比树叶落地的声音还要重一些。

<<半岛手记>>

外面客厅里，条案上杯盘罗列，几个渔民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待，其中有一位还站起身来朝书房张望，窗户开着，牡丹花探出窗台，在风中晃动。

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而如今时光的锉刀最终将它们抹去，先人的故事就这样淡出了我们的视线，所幸故事还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得以保留了微弱的光亮。

据说这位先人在满月之夜会回到自己的衣冠冢，许多年前，有人赶夜海回来，曾看见他在墓碑前徘徊，长袖飘飘，帽子后面的飘带在风中凌乱，孤单的身影在白沙土地上被月光照得很长。

人们看到后失声惊呼，他的影子转瞬就不见了。

从此以后，只要月亮升起，人们就会想起他，只要有月亮在时刻提醒我们，古老的传说便不会湮没，古老的传说与明月同在。

十八年前的夏夜，我们一家人在房前的空地上铺开凉席，就地而坐，摇着蒲扇乘凉。

抬头望去，东南方向的山坡上，那座古墓出现在满月中，它的硕大圆顶将一轮满月切成了豁口朝下的月牙，随着月亮不断升高，我们目睹了难得一见的月食奇景。

父亲低声哼起了“土饽饽”的旋律，母亲看我听得出神，就讲了衣冠冢的故事给我听，她说：“几百年以前，你的祖先坐船去深海里打鱼，正遇上风暴，全船人都沉到海里去了。

家里人知道消息，找出他活着时穿戴过的衣服和帽子，建了衣冠冢，就是紧挨着月亮的那一座。

又过了十几年，他的儿子长大成人，出落成壮小伙子，又出海打渔，他第一次出海时就遇到了大风，船眼看就要沉了，这时小伙子忽然看见父亲站在水面上，抬手一指，水面就平静了，小伙子上岸后重新修了父亲的墓。

传说你这个祖先只救自己家的人，所以那些船老大每年春天都争着抢着来找你爸搭伙出海，你还记得吗？

” 母亲在月夜里讲述的故事，看上去似乎要比今天的更古老一些。

我忽然记起来了。

每年的正月里，一过了十五，家里就陆续有人上门来，他们一律用红布包袱包了印着红花的大饽饽，还有上好的坛装烧酒，一起来看父亲。

一天最多时能来十几拨人，小院顿时热闹起来。

那时，春节刚刚过去不久，喜气还留在人们脸上，蓝呢子大衣，黑绒线帽子，脚上还有半新的黑皮鞋擦了鞋油，阳光下还能看到丝丝缕缕的鞋刷的纹理，他们是周围村镇的船老大，来找父亲搭伙，父亲迎出来时，他们忙着敬烟，有时父亲手忙脚乱，不知该先接谁的，或者干脆愣在那里。

一会儿他缓过神来，大声招呼母亲去泡茶，这应该是他一年之中最兴奋的时刻，只要他决定跟哪家的船出海，那家的船老大就会放上一挂上百响的鞭炮庆祝，青烟与白纸屑弥漫在小院上空，火药的香味让人精神一振，父亲红光满面，其他的船老大们站在旁边眼睁睁看着，急得直抖手，有几位跺着脚离开了我们家的院子，到村西头去请父亲的几个堂弟。

那位先人的巨大魔力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减淡，相反越来越浓烈，穿越了几百年的时空，在贫苦的年代里给了子孙们留出来一条生存的路，毕竟，想在船上谋个差事是极难的，船上多是选些身强体壮的人，父亲显然不在此列。

从那以后我才知道，在看不见的大海深处，居然有我们一位先人，即便海上时有风暴肆虐，我们也不再心惊，毕竟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走出绝地的秘密路径，风浪再起时，我们大可不必惊慌，包括船老大，也能平心静气地对待风浪了。

穷人有什么指望呢？

几百年前，本族中陡然出了这样一位神话般的人物，对于他的存在，我们都深信不疑。

站在先人墓前，神圣的敬畏猝然降临，每当想到他身着古时衣冠，在水面上如走平地，举手投足间荡平海波的风仪，总是让人感奋不已。

后来出现了另外的说法，在我们附近的村子里流传很广，据说他老人家从水底冒出来的时候，头上还顶着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，螃蟹嘴里吐着泡泡，盖住他的眼睛，他一只手对付波浪，另一只手使劲擦眼睛——对于这种说法，我一向是坚决反对的，肯定是外姓因为嫉妒而搞出来的恶意中伤。

我作为他的后人，居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所荫庇的蓝色之乡，是什么引我走向歧途？

秋风乍起之时，天空格外高远，那种明净澄澈的蓝，正是海的颜色。

<<半岛手记>>

这时节，我忽然想起了衣冠冢，想起了先人传奇的经历。
我想，在靠先人吃饭的年代里，我最终还是会回到海上的。
当我的船浮在海上时，先人在水底仰头望着我的船底，他的目光穿越了层层鱼群。
阳光照透水底，不时有鱼影在他脸上闪过。
我的心头一阵微温，从此再也不看老天脸色。

.....

<<半岛手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